



创作并担纲指挥《敦煌·慈悲颂》，用音乐讲述敦煌故事

# 将壁画变成音乐 对话过去与未来

谭盾：



谭盾接受记者采访  
摄影/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

7月29日晚，由谭盾创作并担纲指挥的《敦煌·慈悲颂》，将为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划上闭幕句号。这场演出相当特别，由龚琳娜担任女原声歌手，哈萨巴根担纲男原声歌手，沈洋演唱男中音，黄英担纲女高音，还有兰州音乐厅合唱团以及上海交响乐团共同演绎。

《敦煌·慈悲颂》于2018年在德累斯顿音乐节全球首演，这次演出是首次由国内交响乐团担纲演奏。近日，谭盾在上海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采访。他说：“创作《慈悲颂》这几年，我住在上海，往返敦煌十多次。去年，《慈悲颂》在敦煌首演，我说是‘回家了’；而这次携手上交在上海演出，可以说是《慈悲颂》又一次‘回家了’。”



谭盾在排练中 供图/上海交响乐团

在“后疫情”时代，音乐是一剂心灵良药

2020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，谭盾对生命有了新的感悟。他留出更多时间和家人在一起，感叹生命的短暂和脆弱，更希望能通过音乐留下点什么，“想活得长一点”。

今年2月，谭盾的最新作品《武汉十二锣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世界首演，曲子是在纽约飞往布鲁塞尔的飞机上创作的。当时正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阶段，谭盾有很多朋友在武汉，心中想着他们，一气呵成。

今年4月，来自中国、美国、俄罗斯、日本、保加利亚、法国、韩国、挪威、德国、以色列等国家的艺术家，在武汉、上海、纽约三地，通过5G技术在线联袂奏响《武汉十二锣》。演出伊始，乐手在湖北省博物馆敲响战国曾侯乙编钟的复制品，整整敲响十二下。谭盾说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生命以十二为一循环，十二响代表着祈福美好、共振生命。

《敦煌·慈悲颂》作为2020上海夏季音乐节的闭幕演出，同时通过多个平台在线直播给全球观众，在谭盾看来是有历史意义的。“敦煌的艺术和音乐，能让全世界的人们感到崇高和伟大。在‘后疫情时代’，虽然有着物理上的隔离，但音乐将人和人联结在一起，是一剂心灵良药。”

谭盾还特别提到了乐和药的繁体字：“乐者药也——乐字加上草字头，就变成了药。”

## A 从敦煌故事中选出六个，将壁画变成音乐

2012年，谭盾在敦煌见到了“敦煌的女儿”——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。对方问他，能不能把敦煌壁画变成音乐？谭盾想了想，好。他开始研究敦煌壁画，才发现这是多么巨大的一项工程，“敦煌壁画中描写音乐的有4000多幅，其中3000多幅画有乐僧，500多幅有乐队，这么浩瀚的历史，我怎么写？”

谭盾第二次到敦煌，樊锦诗又问，音乐创作有下文了吗？谭盾说，想法已经有了，但工程太浩大，还有很多不解和困惑。听他这么说，樊锦诗立刻让助手把办公室的一大箱资料送给谭盾，“其中很多书已经绝版，书上有樊老师的笔记。当时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我问她，真的舍得吗？她说，我这是投资，就是让你把壁画变成音乐，你的负担很重啊。”

在浩瀚的敦煌壁画故事中，谭盾最终选取了六个故事——《菩提树下》《九色鹿》《千手千眼》《神圆》《心经》《涅槃》。“我在湖南浏阳河边长大，爷爷奶奶就跟我讲过《九色鹿》的故事。《敦煌·慈悲颂》的六个故事，正是民间耳熟能详的，一个接一个，节奏非常紧凑，连喘息的机会都没有。同时又很穿越，可能一个和弦响起，就是两百年过去了。把这些故事串起来的线索，是对山水、自然、祖辈的爱。”谭盾说：“我在音乐中穿插了很多传统的音调、民歌，还加入了老百姓喜欢、能产生共鸣的旋律，有点像交响乐和合唱的写法，但结构非常创新。”



谭盾在敦煌考察 供图/谭盾

很多人问谭盾，《慈悲颂》是交响乐吗？他说不是。是音乐剧吗？也不是。是歌剧吗？不是。“那到底是什么呢？我说有点像壁画剧。”

2018年，《敦煌·慈悲颂》在

德累斯顿音乐节世界首演。谭盾特意准备了两套指挥服，“担心西方听众不懂欣赏，怕被扔鸡蛋和西红柿”。但演出结束时，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，那一刻，谭盾感受到了东方人的尊严、高贵和自豪。他说：“听完《敦煌·慈悲颂》，西方听众感受到了东方悠久的历史、深远的沉淀，在《慈悲颂》面前，东西方之间的距离是零。”

## B 希望后人听到《慈悲颂》，感觉谭盾还活着

从中央音乐学院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从创作《离骚》《九歌》到《敦煌·慈悲颂》，谭盾始终在寻找东西方文明的平衡。2019年7月1日起，他开始了美国巴德音乐学院院长的任期，也成为第一位担任美国顶级音乐学院院长的华人音乐家。

“《敦煌·慈悲颂》就像一块试金石，和不同国家的音乐家合作，为什么大家都有这么深的认同和共鸣？因为精神和音乐是相通的。”谭盾说，“不同的语言只是不同的发声信号，而真正要传递的情感、文化、信仰，一定是相通的。”

如果一定要从乐理上来分析，谭盾认为，西方音乐主要依靠和弦、和声，以物理组合震动决定曲子的紧张度、舒缓度、抒情度；而东方音乐更像一个有机系统，和大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，音乐来自空中、水中。“为什么中国最早的音乐和鸟有关？比如空山鸟语。鸟儿是上天和大地的翻译，鸟儿怎么飞，要看风怎么吹。”谭盾说，要将大自然变成一艘声音之船，需要很多技术，而技术背后，是对有机系统的思考。

他用敦煌做比方：“敦煌壁画，不鼓自鸣，你看画上的琵琶，那声音仿佛可以穿越云层，流淌在空气中，这是气体的音乐；无数流淌的线条，让你感觉这是液体的音乐；而壁画所在的石窟里，又是力度的表现，这是固体的音乐。”

敦煌壁画不仅给谭盾带来了精神上的感悟，也带来了许多技术上的灵感。“艺术家离不开文化根脉，更离不开自己的技术。艺术家需要创造，而敦煌壁画让我有了崭新的想法。《敦煌·慈悲颂》不仅让壁画变成声音，还会让你感受到气体、液体和固体的声音。”

从这个角度看，《敦煌·慈悲颂》是谭盾最重要的作品之一：“在洞窟看壁画时，我感觉千年前的人好像还活着，还在跟我对话。李白、杜甫的诗歌，让现代人也能感受到他们当时的山河和精神世界。我把壁画变成音乐，这部作品让我的生命和祖先产生了永恒的联系，也让我的音乐和未来对话。希望一千年以后，后人听到《敦煌·慈悲颂》，感觉谭盾还活着。”

谭盾还活着。



《敦煌·慈悲颂》海报

## 《二十不惑》中饰演“毒舌霸道女”，期待突破表演舒适区 关晓彤：体重是我唯一的偶像包袱

谈角色 我的性格和梁爽不一样

在《二十不惑》中，梁爽一出场就显得“霸道不好惹”：在寝室里，她说一不二；在遭遇背叛后，她果断分手；遇到刁难时，她打架硬扛……关晓彤表示，梁爽虽然在人设上并不完美，但非常立体真实，很有挑战。

她笑言自己着迷于梁爽“又欠扁又可爱还有点可怜”的个性：“当初接演这个角色，就是觉得她说话犀利但句句在理，敢说敢做不在意周围人的眼光，身上有无限可能。我不局限于角色的完美人设，更喜欢像这样真实的人物。”除了霸气人设，梁爽最打动关晓彤的还有真诚：“她对待每一份感情都很真诚，好就好，不好就是不好，包括对前男

友，所以知道自己‘被小三’后，才会那么痛苦。”

不少观众认为，梁爽是关晓彤“本色出演”，但关晓彤认为又美又飒的梁爽和自己并不相似：“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，大家都认为我特厉害，觉得‘彤姐’能冲出屏幕打人（笑）。但实际上我不是这样的，平常特别怂！”她举例说，自己平时一个人不敢出门，打架斗狠更完全不在行：“梁爽跟我不一样，她很有主见，勇敢，胆大，真能跟人撕起来。我遇到事儿，肯定当下就道歉。”她希望自己以后能像梁爽一样，勇敢又自律，大胆去探索工作生活中的无限可能。

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

由关晓彤、卜冠今、李庚希、董思怡、金世佳、王安宇等主演的电视剧《二十不惑》正在湖南卫视播出。关晓彤在剧中饰演的梁爽是一个不完美但不乏可爱的“多面体”，外冷内热、日常“毒舌”的角色设定让观众眼前一亮，也让关晓彤收到了“挑对角色”的评价。

近日，关晓彤接受了羊城晚报采访，分享了拍摄中的趣事与感悟，也表达了自己对《二十不惑》的看法。



关晓彤扮演的梁爽个性直率

四个大学室友毕业合影

聊心得 进入职场要有承压能力

从不受欢迎的异类到与室友破冰，梁爽从没人理的“第四人”，逐渐融入了419宿舍。生活中，关晓彤和《二十不惑》的另外三个女主角卜冠今、李庚希、董思怡也是很好的朋友：“我们四个人相处得特别好，拍出来的效果也好，完全不是演出来的。只要我们四个人在一块儿，片场就会特别吵，可能这就是青春的能量吧，每天都有使不完的气。”

俗话说“四十不惑”，而该剧却以“二十不惑”为切入点来探讨当代“后浪”的生活。童星出道、早早接触社会的关晓彤承认，自己从学校转向社会“这一步迈得有点早”，她更愿意将“二十不惑”看成是一种年轻人的精神状

## 说剧情 赵优秀是梁爽的“官配”

梁爽也有善良仗义的一面，上班时敢于讲出小职员们敢怒不敢言的内心OS，公交车上室友遭遇“咸猪手”她也会第一时间出手相救。关晓彤评价：“梁爽是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可能碰到的那种女生，不完美但很真实，对身边的每个人都真诚相待。”让她意外的是，《二十不惑》播出后，很多人对梁爽评价不错，“以前我觉得大家都受不了这样的人，没想到现在这样的女主角反而很受欢迎。”

对于观众“甩脱了偶像包袱”的称赞，关晓彤谦虚表示也不尽然。剧中，有一场梁爽上秤称体重的戏份。关晓彤透露，最早道具组安排的是一个会自动发声播报斤两的体重秤，“我真心想不上秤，就跟导演说，我平常都是在早上、不穿衣服的情况下称体重，拍那场戏已经是晚上，都吃完东西了，体重肯定重！”然而，抵抗没有被导演接受，于是关晓彤与导演约定了不拍数字特写，还悄悄地把秤的电池抠掉：“我对自己的

体重不是很自信，体重可能是我仅剩下的偶像包袱了！”

剧中梁爽的新感情线也让观众们备受期待。新中，牛骏峰饰演的赵优秀一出场就与梁爽怼个不停，这让观众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暧昧感。面对记者好奇的提问，关晓彤大方“盖章”：“赵优秀就是梁爽的官配。”

与赵优秀“不惑不相识”



公交车上勇抓“咸猪手”